

起程的人

徐韻

4

： 毒草詩人



春草詩叢第四種

起程的人

鐵信兄教正

徐放

二月二十日

徐放 著

春草社印行

目次：

七月滿洲

邊城

寄綠林英雄

媽媽的黑手

起程的人

七月「滿洲」

七月滿洲呵

大地綠成了一片汪洋

就像鋪着千層浪

「青紗帳」(註一)變成了「鬼擋眼」(註二)

許多村莊

就像是沉沒了的帆船

恐怖給民間修起來一道「萬里長城」了

七月

這正是狗種毛的時節呀

霜

(渝)

地皮熱的發顫！

風「熱吹虎拉」的哨人臉蛋子

說遼陽城南

有一個堡子的老百姓都餓紅了眼

有一家五口投井哪

有一家九口吃了紅薯

因為五穀都「出荷」(註三)了呵

這時候

高粱才用穗

沒有到八月

青黃不接

那裏能夠「曬紅糧」(註四)

這塊土

自從成立了「滿洲國」

民間已不許再有一棵槍

說再過兩年

十家使換一把菜刀

來客就得向「官家」報

那是要和「高麗國」(註五)一個樣

但這幾年

餅子(註六)並沒有絕根

只要「青棵子」一沒老牛

鄉道上就少有人敢走

因為高粱地里竊(迷)着「棒子手」(註七)

連頭是「一狼頭」(註八)

背起來就「勒死狗」(註九)

但有時候

有買賣人住家(註十)打城回來

那就像是個活寶貝

都聽他在講

他說洋鬼子和老毛子(註十一)又要開仗囉

說俄國已炸斷了黑河鐵橋

火車都有一月不通了

還說城里白塔上的石佛

都睜開了眼

『老佛爺一睜眼

那天下午

可都快亂了呵

.....

到晚上

狗咬在三更天

家家大人都爬在窗邊
在聽着

有沒有一個風吹草動

小孩子

都把哭聲藏在肚子里
當媽的說

「鬼子來啦」

小該死的

.....」

於是孩子就在臭被窩里
縮成了一個團團

如今

鄉下人

嘴里仍然在說「皇上」(註十二)

老頭子對時局

不看報紙

也不聽「無線電」(註十三)

只憑那麼一本「推背圖」

和「本萬年曆」

甚麼劉伯溫

又是李淳風

不是在講「薛禮征東」

就是在說「啲馬傳」

有人說

又有真龍天子要出世了

還有三十六天罡

七十二地煞來保皇駕

不過也有人說

甚麼「將軍騎上一棵草」呵（註十四）

但有時候兩個人一見面

就伸出兩個指頭來一比量

說八路軍今年九月要奪回瀋陽城

如今

老百姓都知道

已再不是「諸當皇上給誰給進」

或「天崩大家死」

都想從地下挖出槍來

走向東山溝

上河西（註十五）

走進森林

走進高粱地

拉成羣

結成伙

好等一天起義。

現下

連七十歲的老太太的嘴里都說：

「他媽個腿的」

狗急跳牆

人逼造反

……

一九四二年七月。

註一：「青紗帳」謂高粱起身了的意思。

註二：「鬼擋眼」俗俗「魔障」之意。

註三：「與後方之」繳食上同。

註四：窮人因爲一年的高粱不夠，所以到七八月的時候就先把未

熟的高粱先弄下來一些曬紅了吃。

註五：即指朝鮮說。

註六：棒子手是土匪之一種，沒有鎗。專劫道。

註七：是木頭做的錘子。形如斧子。

註八：是害人的一種方法，如北方人狗勒那個樣子。

註九：買賣人即商人，「住家」是商家的規矩，像學生有寒暑假

是一樣的。

註十：指俄國人說。

註十一：皇上即皇帝。

註十二：即播音機。

註十三：是一個「蔣」字，意指蔣介石。

註十四：河西指遼河以西說。

邊城

夕陽

一片紅

伏住你——邊城

像抱着你的屍體在哭泣

.....

黃燐在棘蒿間挖野菜

殺毒蛇咬破腿和腳廬呵

執紅纓鎗的士卒呢

菱角形的黃旗呢

那些「滿清」的

「封建之城」的守衛者

但問法仗的老人

說：

「邊城年久失修了

看如今

都欄不住了貓和狗

.....」

自從鬼子來

邊城根的主都被挖走

給墊公路去了

鬧「義和團」

「奉直戰」

郭鬼子（註一）反奉天

鬧「革命黨」

已幾經變亂了

渾河的河身都擲了家

市郊的良田

都蓋起了高樓

聽聽南塔上的鐵鈴鐺

臨風在訴說着

九月瀋陽的一些甚麼呢

黃昏

邊城的老鴉像密雨

有小孩子

在學槍兵玩呢

在學豺狼

在學土匪「綁票」(註二)

在學那些劍夾傳里的英雄

捉惡霸呢

暗夜

貧民窟里

也許會有個亮

但豆大的燈光

對着的是無數隻愁苦的眼睛

他們在講：

八月十五殺饑子（註三）

在講日俄交兵

但人們

都怕聽到「屁驢子」（註四）嚮呵

因為那又是鬼子來捉人

或是來捉勞工

邊城外的子民

有着的只是這樣的運命

從往昔

到如今

任人們奴役

任人們鞭撻

這里

就彷彿是一座不用掛鎖頭的牢獄

和供給「苦力」(註五)的集中營

但都說

邊城呵

你將會有一個戰鬥的季節了

就像一塊土地

要經一場空前的地震

那時節

說將有無數無數襁褓的行列

有農人呵

有工人

有兵

.....

他們都背着鎗

拉着馬

要解放自己的運命

解放這土地的運命

.....

一九四二年九月改抄。

註一：郭鬼子指郭松齡。

註二：綠林的黑話，卽是鄉人的意思。

註三：指蒙古人說。

註四：是三個輪的汽車。卽磨括卡。

註五：卽勞工。

寄綠林英雄

我想起了你

你——

生長在中國邊陲上的老綠林英雄

今夜

閒收拾破書箱

對着南方那一天陰霾的風雨

我想起了你

呵——

你是守衛草原的崗哨

你是我們那照在北極邊沿上的大熊星

由是

我就想起了北方

我想起

那塊黑色的泥土

我就想起了

那東方的伏加爾河黑龍江

和動蕩在關東平原上

那遼河三千里內牛羊

與那些

生長在長白山里

不懼王法的好漢

我想起了

那和蘇武牧羊的「北海」(註一)

劃在一條緯度上的呼倫貝爾大草原

甚麼篝火

冰雪

馬羣

和寒邊的荒城

與「戈壁」的大風沙呵

記得那一天

我認識你在一盞昏黑的油燈下

你知道我是一個逃亡的奴隸

我也知道了

你是一條綠林好漢

你原來是一個黑臉人

看樣子有五十多

虎眉毛

大眼

闊嘴

包牙

滿臉都是連鬚鬍子

身子粗壯

兩手伸出來像對熊掌

你穿的是一身老羊皮襖

還翻着毛

用一條藍布帶子結着腰

後屁股上

掖着一根小煙袋

旁邊還繫着一個鹿皮的煙盒包

戴一頂狐狸皮耳扇的大帽子

塌拉着一條狼皮「翁得」(註二)

從此

我成了你的好朋友

你當吹銅

我在唱：

「雪地又冰天

霜降十九年

我知道

你豪性

你勇敢

你說：

「落草爲寇三十年

他媽拉的

我就喜歡碰到一些對心的

我們天天守着燈

坐在熱炕頭上

談天下的事情

有時候

我們抱着火盆

還吃着驢肉喝燒酒

你一說起話來就噪噪（註三）

青筋暴流的

滿手

滿身

就像在爬着千條黑長蟲（註四）

有時

你還瞪着眼睛

攢着兩個大拳頭

你愛講那「黑旋風」李逵

和「花和尚」魯智深

甚麼宋江 武松

又是「冒闖白虎堂」的林冲

你說你喜歡造反

你說你喜歡

在梁山

插起替天行道大旗的

那些英雄和好漢

你也常說些

你自己的經歷——

你說你當過「紅鬍子」(註四)

但你罵張作霖

你說他一旦得勢就忘了弟兄

還欺壓老百姓

你還說

你做過「抗日村長」

也加入過「人民抗日軍」

你說

那時候你扒過敵人的火車道

也劫過鬼子運大兵

你又說，

「那一年

攻打肇東城

我領着三千多人

一天掛了兩次彩

好險沒被打斷了左胳膊

……

然後

你解開衣裳紐

你讓我瞅瞅肩膀頭

摸摸那上邊的兩道溝

你嘴里的故事也多

那我從來都未聽過

你總說

那嘴上就像掛一道江河

甚麼長白山里「挖捧錘」(註五)

又是甚麼

「小白龍」要強佔黑龍江(註六)

「震山老鵬」又吃了千斤鱗(註七)

你說你穿過「密林」(註八)

到過索倫

交結過「鄂倫春」人(註九)

還打死過「呼爾喀」的「魚皮鞭子」(註十)

在你的牆上

如今

依舊還掛着一把寶劍

還有一盞古老的燈籠

你說

那都是老祖宗給留傳下來的

老祖宗

曾用它打過天下

爺爺用它砍過採花盜柳賊

也殺過

老狐嶺上的土豪和惡霸

還騎着韃子馬

和拖着辮子的藏古人

打過生死仗

也曾拿它擡走過「俄大鼻子」(註十二)

但也會

用它

爲了「押寶」輸光錢（註十二）

割下來過自己屁股蛋子上的肉

屁股肉一割就八兩呵

血紫糊爛的

把它放在桌子上

然後就撇開衣裳

對着青天

拍拍胸膛

說：

「老子押肉不押錢

看你們那個小子敢

.....」

你說

但如今

燈籠里生滿了小喀蟲

都再打不得

那把寶劍

幾十年沒有出鞘

也讓仇人的血給染黑了

但你又說

爺爺是一個無賴漢

東走西蕩一輩子

沒給子孫留下家產

爸爸是被王家莊的地主打死的

小時候你自己在給人家放豬羊

有一天放羊丟七條

幾乎讓東家（註十三）把腿打斷

媽媽因為窮得吃不上飯

出嫁了

給人去當後娘

.....

從此你知道了反抗

但是你又說

你有很多人

都生長在深山里

他們

一到六七月

就出來

活動在通河

巴彥

三姓

和呼蘭

接着

你又挨着我的耳朵告訴我：

『我還有許多鎗彈

那都埋在房後的羅波窰里了

等那一天

我們拿出來

領着老百姓

好屠殺鬼子

……起義……

……造反……」

而今

我已離開了那北方

我已離開了那呼倫貝爾大草原

我已再聽不到

你那銅簫的激憤和悲壯

但你的身邊

恐怕也再無人用清脆的嗓子跟著唱：

「歷盡艱辛艱

心似鐵石堅

.....

今夜

因為閒收拾破書箱

我又翻出了那幾本「鉄流」

「毀滅」

和被「開墾了的處女地」

我想起了

那從人民隊伍中成長出來的

木羅斯枷

萊齊生

郭如鶴

我似乎望到了

一個新生的世界的遠景

我想起你來了

你——

生長在邊陲線上的綠林好漢

你了解反抗

你愛那暴君腳下的反叛

你更知道甚麼是正義和真理

我還記得說過：

『這塊土地』

是我們有着這兩把黑手的人們的

我們不能讓那些敵人奪去

.....

今夜

在這祖國

南方

苦澀

寒冷的暗夜里

對着那滿天寂寞的陰雨

呵

我想起了你

你是那生長在風雪中的英雄

你是那

守衛着草原的大熊星呵

永遠

永遠地

燃亮在我們疆土的北極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

註一：即貝加爾湖。

註二：「翁得」是皮靴子，大約是藏古話。

註三：說話的聲氣大，叫噪噪。

註四：即土匪。

註五：挖人參。

註六：是傳說於民間的故事，說黑龍江里是有一條黑龍。

註七：就是最大的蛇。

註八：指東滿一帶的「林海」而言。

註九：北方民族之一種，性強悍，未開化。

註十：皆北方未開化之民族

註十一：指俄國人

註十二：押寶即賭博。

註十三：佃農稱主人爲東家。

媽媽的黑手

又過陽曆年了

都跑到大門外去看年紅燈

燈比血還紅

回來

流落在外頭的孩子們都想起家了

想起家

就想到了媽

想到媽

我先想起來的是媽媽的黑手

小時候

我恨媽媽

我尤其恨媽媽的黑手

因為媽媽的黑手

僅擦過哥哥的「腮膀子」(註一)

也擦過我的裏膀子肉

但媽媽的兩把黑手

曾割倒過高粱

也割倒過大豆

還會描龍刺鳳呢

爲我做過迎年的衣裳

也給姐姐們

繡過出嫁的花鞋和枕頭

從前

我常因為讓媽媽打

哭得鼻涕一把

眼淚一把

那時候我很媽媽

我很媽媽的兩把黑手

媽媽的手好粗呵

攏到臉上就像鋼銼

一到冬天黑手黑面黑頭髮大

皺裂出很深的黑紋溝

我不希罕那兩把手

可是

媽媽可用那把手把我們給撫養大

而風雨和年月

竟催老了媽媽

尤其是那兩把黑手

比老鷹（註二）爪子都抽巴

如今

媽媽的頭髮上

再插不住那根銅疙瘩簪了

那里

還能盤住「大頭髮刺」（註三）

臉上

也刻滿了一些貧病的痕跡

牙掉得不關風

眼險說話得皺紅紐不上針

往往筋骨酸

也常常心口疼

都說是「熟透的瓜」啦（註四）

走趙路來

都幌幌蕩蕩地

在小時候

媽媽常用手拉着我的手

和多病的哥哥

我們站在黃昏里

等在門前那兩棵老樹下

老樹上、

集着老呱

我們都翹着腳

等着

從南城歸來的爸爸

爸爸騎着的是那匹紫鬃馬

媽媽常指着那條大道

用那黑手

他常常告訴我們說：

「楊家墳前的那棵歪脖子樹

遭過五雷轟

張家豪驕就是在那枝巴上

吊死的……」

這時候

人大了

就像一支被養大的「鷹」

逃出了「家的籠」

讓媽媽眼睛睜着

就飛進了山林

本來

媽養兒說都是爲了繼續香煙

等兒子大了好養老送終

可是孩子偏有夢

還偏有個天空

老人們常說

「如今晚的孩子不戀家

就都像些沒有帶籠頭的馬」

但也知道

「這都是日本鬼子逼的呀

甚麼割命（革命）黨

又是相思（思想）犯

鬧得孩子東跑西顛

一家子大小都跟着不安」

可是我們這一代年青人

還偏偏都有個「精性」(註五)

冷得膽子比天大

不是想法埋炸彈

就撒傳單

再不然就要造反

如今

只帶着一條身子

穿一身皺衣裳

蹬一雙破鞋

就跨過了

千條水

萬條水

也翻過了

那一重一重的山

從前

媽媽常罵

還用黑手指點着我的臉

：『從小看大

三歲至老，

算命打卦就是個「野牲口」(註六)

一輩子

奔跑在外頭着不了家」

而如今

真闊蕩得道夠遠

聽聲音都變熬了

鬚髭也跑黑了

連一張臉

也讓風塵給寫滿了老意

看青春都荒蕪了

還從那裏能找回來

那些翻陳了的舊皇曆

孩提

時常在簷下掛一對蛭蛭籠（註七）

也愛在瓜架下鬥蛭蛭（註八）

每用柳條子和稽稗當馬

和拿木棒做槍

媽媽還用黑手

在牆頭上給條兩朵紅纓

我常常領着那羣野孩子

(續上)

向佔山爲王上玩

我常常向長毛子(註九)造反

但有時

也願裝那個西廂記裏的書生

在月夜攀樹跳花牆

也常抱着拳頭瞪着眼

在學水滸傳里的那些好漢奔梁山

而今是離了家

冒着戰火

跑出了萬里路

在南方

在這祖國的天邊上

我就像一支風箏

和故土

在媽媽的黑手上

永遠拴繫着

一條感情的麻線繩

是的

我忘不了

那塊生長我的地方

就像蜜蜂

永遠也忘不了他的蜂房

但我也恨那地方

恨它是充滿暴君的國度

恨它如酷吏鞭打奴隸的官衙

我恨那樣的鄉家

我知道

媽媽的黑手

如今

一定再搖搖不動紡車了

也一定再拔不動麥子

磨不動面

然而

這孩子可長的壯

媽

你看

這混身都是力量

有一天

我要回去的

等那時候

媽媽

讓我告訴你

我們應當怎樣解放我們的運命
和解放

那些同你一樣或更悲慘的

母親們的運命

媽媽

讓兒子拉着你的黑手

扶你去開國民大會

去參加合理的人民大選舉

我們要參加遊行

慶祝

歌唱

爲了我們的勝利

爲了

光榮的

人民的世紀

那時候

你應該把黑手

伸向羣衆

朝向太陽

你要向所有的人們告白

你說：

「我們必得要一個人人都能活得好

人人都能生活得很好的世界……」

而且

你還要告訴那些人們

你說：

「我只是一個莊稼老太太

連個「大」字都不認識

但別瞧不起我這兩把黑手能
用它

我曾給你們打過江山

我還用這兩把黑手

給你們撫養大了

一個舊世界 舊社會的叛逆

媽

你應該盡情的笑一笑

像囚徒的脖子上脫下了枷

像牢獄的鉄門打破了鎖

爽爽朗朗地

讓那笑

就像春天里的雷呀

翻滾在那——

民主共和國的

響藍響藍的青天上

.....

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夜·在潼川。

註一：即顙部。

註二：老鴉之俗稱。

註三：以前滿洲人梳的蓬頭。

註四：謂衰老的意思，像熟透了的瓜一般。

註五：拙性，是說一個人的性質愚、硬、别扭、這條道跑到黑的
意思。

註六：野屬的意思。

註七：生在豆地里、荒草間、像蟋蟀
綠色的。

註八：指洪秀全說。

起程的人

走過一道街

我送你跨出這「封建之城」

到江邊逢船便問

可是都說：

「往下水去的船都開啦」

只剩下的是一江水

兩岸山

和一天黑雲彩

朋友們都留你

說：

『再住一天罷』

怕今天會有些風雨』

但是你非要走不可

但是你非要走不可

你說：

『山高水大』

雨暴風狂

這都擋不住行程』

我送你

起初是沉默的

我們邁過了南大橋

爬上一道山坡

又躡上了一道大嶺

連我都回頭來看看

做一次要走的人的依戀

而你

却不都一回向這江城

瞰一瞰

或揮一揮那粗壯的黑手

你只是走呵

走

我無言

我只聽你講

你說：是因為戰鬥在招喚

你說：從此再不會寂寞了

你說：那里有好伙伴

他們都結實得像牛一樣

然後你又說

你說你懷念關東

你說你懷念那塊黑色的土

你說你愛那草原

大馬

和瓦藍瓦藍的天

你說你愛那高粱地

大森林

你說你愛那長白山頭的積雪呵

你說你愛那「鉄流」的行列

你說你愛那「十月」的大羣

也愛那——

秋天的泰加森林里的英雄

你說你不能不走

因為這里沒有游擊隊

……

但天果然是落雨了

依舊是我送你

我們爬上了一座山

我們又翻過了一道嶺

你總說——

『應該回去』

『擔心你的身體』

可是我偏要送你

送你過一個村

又送你過一個鎮

我說我們應該找家鷄毛店

或尋一座破廟台

打上他幾斤麴酒

對着昏燈

海潤天空

一連講他個從黑夜到黎明

但我說我還不想走

因爲病

因爲這里也有着要我們去打擊的敵人

可是我們只是走呵

我們不敢停腳

因爲前邊還有着那無邊的路程

因爲前邊還有着那無邊的路程

終於

我們是分了

我們都心跳

可是我們無眼淚

你的笑

劃破黑臉像開朵鉄鉤花

我的聲音發出

也如驚春的雷鳴

於是

握了握手

給你背上包

我說你就走罷

爬過這座高山

再跨過那大嶺

然後你就走囉

是順着

那條泥濘的祖國南方的山夾道

我看你幾次的回頭

幾次的向我揮手

我就喊着說

我像哭了

可是我沒有哭

我說：

別回頭

也別揮手

你給我走罷

你給我向前走

.....

這時候

漸漸地聽不到聲音

就是稻麥也像怕得隨風低頭

回來

我拖着一雙破皮鞋

披一身雨

我告訴他們說：

我說你走了

是依舊

穿着那件左開襟的黑大布衫

只背上多了一個小藍包

手里添了一把破雨傘

仍禿着頭

（穿着一雙舊草鞋）

頂着漫天的風雨

說是：

因為戰鬥在招喚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四日

夏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沈氏

282105

封面装帧
白章



杜萊香

人的程起

著 放 徐

.....

•1945.

起程的人

有版權・禁翻印

著者
發行所
總發售

徐草詩社
益出版
重慶臨江路西來街四十一號

聯營書店
重慶林森路特十八號

成都：祠堂街二十一號
西安：南院門

新民書店
昆明：華山西路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版